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五

婁妃　　二王孫

兇人一律　　叛宗

歷代宗室　　禁分教

鄭秀才　　宗禁

湧幢小品卷之五

湖上朱國禎輯

巡狩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　上幸汴梁七月丁未回京八月壬午再幸十月丁丑回京初則河南已下再則元都已平自往壯聲勢且覽中原大軸有遷都之志也儀注雖未可考要之鹵簿軍容氣象自是不同　文皇再幸北京俱　皇太子監國五出塞不辭勞苦　憲皇征漢往返僅二十六日出喜峰

口破虜往返僅二十七日止治兵以親王監國而
英皇北行事起倉卒百凡草草從官亦不甚多至于
陷沒非臣子所忍言　武皇驅馳不過遊戲　肅
皇自藩國入承大統　母后之葬大議分合　親
幸承天事情自不可已往返五千里僅五十八日
中間駐承天者十二日當時紛紛諫止愛君惜費
一動不如一靜臣子之分自當如此若以大體論
之從中將順未爲不可

撊鎬

嘉靖十八年二月　聖駕將南狩有軍人孫堂由
西闕門入至午門從　御路中橋至　奉天門下
登　金臺坐之而守門官吏莫有知者及天明堂
從上呼叫方覺捕之堂言沿途搭蓋蓆殿累死軍
民大半因此我來攔　駕事聞下錦衣衛嚴刑根
究謂堂實病狂當以擅入　御座者律校及諸門
役防範不密之罪報可而　上終不爲動葢內斷
已久矣

襄府典吏王文同民人栗鑾詭列名銜爲奏事語

多觸犯傳流道路冀得聞上停止而李文魁眞宣等復用黃帖抄謄傳播東廠旗校緝獲以聞時乘輿已發有 旨逮訊文魁等以妖言惑衆律及二十餘人各坐罪有差

巡幸關係

方南巡時沿途有司以供具不辦獲罪若副使潘鎰知府劉汝松同知李朝陽與州縣等官逮行在詔獄拷訊爲民甚衆及將回鑾諭行在兵部掌都察院事王廷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

馬糧草并以躲避官員責其參治及入河南境抵裕州供具復不給於是河南參政張思聰副使胡廷禄陳逅南陽知府王維垣俱逮詔獄爲民嚴旨責廷相悉糾諸怠弛者因移咨各撫按官指實開具及是廷相彙列奏聞自順天府尹邵錫密雲副使髙金天津副使張承祚而下七十二員得旨各官違誤推避悖慢爲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撫按逮治從重擬罪其不日貪墨及假公科歛者仍各追贓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錫降

二級調外任金承祚等悉黜爲民而前此衛輝行
宮火該府官止留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都護軍門
縛押前行示衆守巡并布按二司掌印者俱逮鎮
撫司拷訊於是衛輝知府王耿汲縣署印知縣侯
郡縛行　駕前至承天杖之發邊方爲民又逮督
理侍郎張衍慶及河南巡撫易瓚巡按湯震左布
政姚文淸按察使龐浛參政樂頀僉事王格俱下
鎭撫司悉黜爲民其趙州臨洺鎭二處　駕發時
行殿俱災有司官皆治罪從行人馬死者甚衆至

葉縣知縣李浦以持牌候各官境上奪職丁憂學士廖道南獻賦以緋衣朝見　上怒其居喪從吉奪官則又其自取不必言　萬乘一動千係極大遐想景象以　神聖孝思尚且如此況無事盤遊哉末年　上病復論南狩取藥中外洶懼徐文貞力諫得止

母后奉迎

世宗即位之四日迎母妃於安陸用船四千艘人夫四千萬江行考選水手數千人其第一人爲御舟

柁工郎洑流湍急舟穩如山余渡江其子在江干擺渡能言之問其父姓名曰王金生時母夢仙妃渡水踏一魚烏金色落其家人以爲瑞云後尊爲

章聖皇太后患目淚用海松子有驗命守臣於暹羅頻海諸處採進

皇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知書有容色杭州兵家女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巳上馬迎矣墜而死其父充漕卒攜至京師成化中選入掖庭居別院未得進嘗賦詩曰宮漏沈沈滴絳河繡

鞋無奈怯春羅曾將舊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幾年不見君王面咫尺蓬萊奈若何詩成微吟　憲宗步月過院聞而異之遂召幸焉生興王是爲　睿宗獻皇帝配蔣妃實生　世宗肅皇帝　世皇既正大統時以貴妃在宮中尊爲　壽安皇太后元年十一月崩上謚孝惠其弟喜封伯欽賜爲其父造墳杭州極壯麗費可十餘萬所稱邵王墳者是也今子孫貧貨不築十錦塘已蕩然矣　邵后又生谷

王

皇太后父母

自來皇太后之父母罕有存者　神皇即位尊
皇后爲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爲慈聖皇太后兩宮
並重其父母皆存眞太平盛事　仁聖父陳景行
封固安伯以壬午年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榮
靖祭十六壇賜賻二千兩妻張氏禮部尚書張文
質女癸未年卒賜祭葬同　慈聖父李偉封武淸
伯巳進侯癸未年卒年七十四贈安國公謚恭簡

祭二十壇先賜營壙銀三萬兩妻王氏時入宮
聖母以家人禮上食王避匿曰太后至尊奈何以老
婦褻朝廷禮賞賜不可勝紀丁亥卒祭如前賻五
千兩固安三子昌言錦衣指揮僉事嘉言名言錦
衣千戶武淸亦三子文全襲伯文貴左都督文進
御馬監太監葢自宮從 慈聖入內者未知宮中
何以相處兩宮並存則嫡母加二字爲別所重自
有在今巳並加而其父母恩禮殊絕如此則又起
於慈懿之分別也慈懿皇太后錢氏英宗皇帝正后也

慈懿雖加二字爲重然特虚名耳於外家無所推恩最初正位中宮父貴原金吾右衛指揮使加都督同知卒後不聞贈謚長子欽僅嗣錦衣指揮使次子鍾正統十四年從北狩俱死於難既而鍾遺腹生雄遂以後欽世其官天順元年陞都指揮使成化初晉後軍都督僉事尋轉同知卒年三十賜實楮萬緡諭祭營葬初　英宗重念　后族胤嗣單弱每欲胙雄茅土　慈懿輒辭謝故終身不及封拜雄卒後　憲宗念累朝外戚俱有封爵乃封雄

子承宗爲安昌伯而 周太后家封二伯壽晉侯
恩禮隆厚百倍于錢及 慈懿崩阨於 周太后
幾不得祔葬 憲宗明聖大臣力爭得祔蓋嫡母
雖尊比易代決不敢敵生母觀 慈懿之云則
仁聖得此已極崇重而陳氏亦云厚幸矣

王府

國初親王府基秦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
元舊內楚用武昌靈應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
用潭州玄妙觀靖江在獨秀峰前以後續封者自

宜詳載而史不必盡書要之必取郡地之最廣與風氣最適中者用之

親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墻五尺五寸城河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臺五尺九寸各有定數而殿之尺寸不著秦府殿高至九丈九尺韓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懸絕豈秦晉燕周四府乃　高皇后親生故優之諸子不得與並耶余見吉府榮府城高僅二丈餘城外並無河想即以本府長沙常德之城池為據而內城特作子城

其餘可類推矣

親王之國鄭淮荊襄梁五府皆　仁宗子　宣宗弟用船不過二三百艘德秀吉崇徽五府皆

英宗子　憲宗弟用船亦不過七百餘艘除王府及各官應付車輛人夫其軍校人等船令自備在途亦自搬送不起人夫至吉王始奏乞護送人夫然每船不過五名典岐二王之國分外陳乞至用船九百餘沿途起夫至數萬其後復加樽節止用船七百行李車輛自承奉長史而下各有等差吏典

軍校四人共車一輛所過州縣驛遞止供柴薪不支廩給弘治十二年壽涇二府官校恣橫至毆辱憲臣逼取財物地方騷動事聞承奉長史俱坐罪正德初榮王將之國所司請申明舊例行所在官司曉諭約束撥船人夫親王并妃船每船上水八十名下水五十名其餘裝載物件每船上水二十五名下水十五名本府官員船上下水俱十五名軍校船上下水俱五名

景王之國隨行官二十七員校尉六百名軍一千

名背負什物軍六百名馬一百匹其驛遞舊制雙馬單馬起船符三道今照宣德年例只與單馬起船符驗

福王之國用船一千二百七十三隻比潞王多二百四十八隻隨行軍一千一百名

沿途以少司馬二人總之潞王則蕭岳峯大亨福王則魏惺吾養蒙所隨旗校內使皆擇中守者以行即承奉稍縣亦不能肆而其餘兵衛獨憎兵部所至不過依常夫爲廩給一夕而行原不爲害乃

新事者議於經過去處㸃(?)恤不知惟　車駕所過
有之藩王何爲者雖寢不行而其識見亦可槩見
矣

冊封

封王一差親王以勳臣爲正使其餘用京堂科臣
部屬中行等官翰林文學侍從例不差遣自弘治
七年十月始差侍讀江淵次年侍講劉忠又次年
停遣十年侍講張芮十八年編修陳舜劉瑾亂政
革六科不用翰林仍舊正德六年檢討穆孔暉七

年編修陸淓八年編修崔銑自後增爲二人以後紛紛四出不可紀矣

送親王

天順四年再迎襄憲王至京恩禮有加比返國上親送至蘆溝橋車駕後王王辭曰以臣先君大亂之道也　上曰王德厚望尊今日非以君送臣乃以姪送叔何亂之有王不獲已命舁人倒其肩輿示不敢背焉

親王之寃

遼王國於荆州府嘉靖中废人憲㸅聰明絕世行多縱泆嘗之以叛劾疏中有覩兵八里山之說傳致其獄過也被執月餘飲酒賦詩了不爲意行之日表辭毛太妃血淚淋漓全表皆濕表旣上如故也惟語袁太守曰公知吾好文墨多致文房四寶去見者無不哀之

郱王之冤

正德九年東平人西鳳竹造吏部主事梁穀爲言鄉人袁質趙岩等斜衆數千將爲逆梁爲本州著

姓蓋宋梁瀕梁固之後也殺居鄉兇戾行多不檢倚惡少爲助覬貲此非常往來其門煩厭苦之又與千户高乾等有怨聞鳳竹言輒意動乃遣人訪於屈昂昂亦亾賴報書愈誑誕又有劉昇者殺衆與往來詭以故昇嘗爲千户王瓚所辱誣瓚亦預謀殺因并以恐及惡少姓名皆稱爲從逆者告變於尚書楊一清遂聞於　上召兵部議尚書陸完請亟諭山東鎮巡官密捕窮治黨與仍令總兵官劉暉以遼東軍千五百人駐濟寧伺變進兵會魯

王入長史馬魁諧奏其子歸善王當沍妄言欲反穀復謂當沍與質連謀遣太監溫祥大理寺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端往執當沍復議用兵命總兵御永以所部邊軍及河間達官舍餘千五百人駐德州副總兵桂勇將千人駐大名府遊擊將軍賈鑑大同軍五百人駐徐州仍敕河南都御史陳珂淮揚都御史張縉分守要害京師洶洶傳言宗室有大變旬日間所在震動及祥等馳至合兵圍王府當沍方飲而臥與質等皆束手就執祥等按問

無反狀蓋質以武斷爲鄉人所怨又善射當涇愛
之嘗賞以錢布岩以候缺引禮舍人懷贄謁當涇
嘗留飲穀諸所指皆平人也乃械質等至京辨及
永等兵皆罷巡按李翰臣因劾穀報怨邀功且言
當涇之罪成於馬魁乞寘二人於法詔以翰臣爲
謀叛者隱匿逮繫錦衣獄質等既至法司以告變
由穀請逮穀與質等面證不從已而翰臣獄辭復
連及穀乃令置對法司擬翰臣穀俱贖杖還職穀
仍俟質等獄成議請得旨穀免贖還職翰臣降一

級調廣德州判官於是御史程啓充周宣等極論穀挾私罔上鼓煽流言啓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大臣輕信寡謀之失雖死不足盡法顧可縱之令復職乎且與翰臣不宜異罰皆不報穀初以薦得吏部及因一淸上變權貴入其言欲徼封拜如平寘鐇故事其於宗藩民命固有所不恤矣或云詹王之奏當沍雖由馬魁姝孽之實爲在內力者所迫懼禍及不得已而發云十一月當沍降庶人發鳳陽　祖陵當沍從悍流賊攻兖州時嘗借護衛

盔甲弓弩率家衆登城射却之魯王以聞降敕褒
諭由是喜弄兵閱表質善射召與角勝因賞之時
縱酒多過失與馬魁有隙嘗欲納校尉李智爲家
人屬魁啓王魁不應客㗛王重繩智諭爲樂工嘗
沍不能平欲縛魁辱之魁避匿畏王責之乃乘醉
妄言欲反會穀告質等謀逆魁遂譖之王且曰不
先發禍且及王王懼遂奏之旣被執當沍曰我何
罪而繫我索其兵器乃前所借弓弩也魁恐事敗
誣所厚陳璟及陷術士李秀使誣證之復以書及

賄抵鎮守太監畢眞坐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者以實對書賄亦爲眞所發於是法司會勲戚府部大臣以質等及䰠赴諸王館與當涖驗問皆知當涖無反狀無敢爲白者竟以違　祖訓戍獄軍校坐撥置謫戍者五人質及家屬戍肅州西鳳竹屆易徙口外䰠以誣妄坐斬諸連逮瘐死者甚衆王瓚亦死於途山東鎮巡及三司掌印官以失覺察参俸有差穀首爲難端竟以一淸庇獨得免當涖之鳳陽有旨令中官護送猶未知所坐中官紿曰

謁 祖陵耳比至問曰此何地曰高牆乃大慟曰
寃乎卽日以首觸牆而死聞者傷之

楚宗行刑

國朝宗室雖謀反大逆亦止賜自盡焚其尸惟楚世
子英耀弒父充灼勾虜斬首焚尸二百年再見楚
藩之變躧殺巡撫擬死不必言乃斬者三人又不
告 太廟告 顯陵行刑夫死者與衆棄未聞棄
之伊家墟墓間使其祖宗魂魄式而見之也且楚
藩乃 太祖七世孫非 獻皇之後於義何居吁

蓋難言之矣

宗案

楚宗事業有定案非臣子所敢言要其實不可得而掩也今且勿論偶閱成化年間韓府晉府二案錄於後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釲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磔於市妻妾子皆析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王曰王病疾當不可諱無後奈何何不取家人子名之以承

王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韓王及諸
王來問疾俱以託焉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
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令妾與子抱納宮中既長
請於朝俱受封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鎮
守內官暨撫按會三司按之得其本末恂罪當斬
餘坐罪有差刑部尙書林聰等具獄奏 上曰恂
陰謀主使王母平氏妃周氏同其妻妾子乞養異
姓男女冒封紊亂宗支罪惡深重恂凌遲處死財
產沒官妻妾子俱斬知其事者內使劉通等五人

各杖一百充邊軍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鍉追降爲庶人餘悉准擬其令太監李榮駙馬周景錦衣衛指揮趙璟往蒞其事仍命自後各王府將軍等處不許閑雜人出入搆引爲非違者及內官外官皆重罪不宥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乃致書各王曰朕爲徵鍉乃韓憲王曾孫憲王實
太祖高皇帝子　高皇帝奄有天下封建諸王藩屏
國家爲千萬世不拔之基豈意徵鍉祗因乏嗣顧戀房闈私愛輕信外人邪謀致使其母暨妃下抱

汚池之流上涸天潢之派其得罪於　祖宗豈小
小哉身雖淪亡咎難容貸已革其封爵削其謚號
追廢爲庶人用彰朝廷大法用慰　祖宗靈明以
爲將來警戒嗚呼莒人滅鄫春秋所誅而微鍉恐
心害理一至於此　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常人聞
知莫不憤怒況於朕乎況於宗世乎尙恐各宗室
親王未知其詳特命所司抄錄情詞并書徧報親
藩尙其亮之
晉府方山王鍾鋌有罪革爵并削故鎮國將軍鍾

鏇封號初鍾鏇無嗣夫人張氏與其父珝及母孫氏謀收弟婦之有娠者入府生子以爲巳子鍾鏇亦與其謀方山王爲扶同奏請賜名奇溲巳而得封至是爲人發其事且及王近狎衆婦杖死無辜覽納賄等罪命太監尚亨及刑部郎中張錦等會官覈實下都察院具獄以聞命革鍾鏇爵鍾鏇巳故削其封號珝及孫氏皆斬張氏奇溲賜自盡餘皆坐罪如律仍下勑切責鍾鏇曰 高皇帝封建藩屏政欲子孫相承永享富貴奈何爾身居王位

貪淫酷暴又甘與異姓爲骨肉得罪 祖宗貽羞
宗室廷議僉謂紊亂宗支難以輕宥茲特革爾王
爵祿米爾其怨天乎尤人乎愿尚其悔悟之仍錄
其事遣書徧示諸王

今民家往往有此事大都起於妻妾亦有其夫知
之者然後多搆訟破家所抱之子多不肖又必絕
而後止蓋其家祖宗決不受決不容也嗟嗟以秦
始皇之强二世而亡況其它乎

宗人入學

近日宗室甚多祿米日減自將軍而下有文學者得應試爲秀才一時趣者頗衆士子爲詩嘲曰願將紗帽換儒巾殼帶絲縚穩稱身老爺博得相公叫娘娘重結秀才親一王子口占報云紗帽儒巾氣類同縏縚脫帶掛玲瓏娘娘原抱老爺睡喜得天潢有相公聞者皆絕倒

郡主侍養

國朝故事郡主儀賓終身不得回籍南城郡主淮莊王之女崇德呂相爲鄱陽籍有聲子煐有才貌王

愛而字之旣婚受封不得歸比相殁妻淩尚存主

辭祿乞恩同歸事　　開報可極盡孝敬至今人能

言之賢矣賢矣

宗人攘奪

武昌衛軍餘劉貴初倚楚府聲勢騙財害人致富

及楚王薨懼怨家來索延其母戒夫永安王府中

尉顒梏于家守之楚府宗室崇陽王顒休中尉英

爀永安王長子英㷢奉國將軍榮緍及餘將軍中

尉英焍英炕英烴等俱利貴所有糾惡少數十輩

排戶而入顯据不能禦顯休等遂競攫其金帛時
攝國事通城王適過其門貴大呼白狀遣卒詰捕
英焌顯休等反羣擊通城王從者多被傷走毀通
城王冠輿王訟之巡按御史事未竟而顯休用事
者孫加等役以詐財害人爲通城王收置府獄中
顯休榮稰復劫獄吏奪出之巡按具上其事　上
以顯休恣肆違法奪祿一年榮稰英焌英焴英灱
各半年英炷等俱行通城王嚴行戒飭

二庶人

漢寧二庶人反其黨皆勸疾趨金陵即位天下自定蓋狃於　文皇之事也後之譚者皆以此爲慮雖然金陵亦何易趨　文皇力戰數年習知諸將易與及金陵虛實又有導者決策直進二庶人莽甚初起事家當重顧瞻多端如何便能出門必如太祖以一旅前進擣虛自立基本方可團空而成況當時守備甚弱非今比也或曰今雖有府部內外守備七十箇倭子横行不能禦若親王一臨自可得志不知用兵專重聲勢所謂人怕虎虎亦怕人

寧獨怕人黔驢亦不敢犯李綱云其等雖書生然藉其位號以撫將士此真知兵者

婁妃

寧庶人妃婁氏上饒人素賢庶人有禽獸行其父康王屢欲殺之以婁能內助冀其改悔乃止既嗣漸驕蹇淫虐婁苦諫至涕泣庶人爲感動既而狂縱如初縱伶人入內庭與諸姬亂獨畏避婁不敢犯以非禮庶人之殺孫燧許逵也婁曰奈何作此如異日何怒曰如居深宮何自知之密捕時在旁

内侍十餘人皆斬之緘送其首於婁婁發之大驚自後亦不敢復言及兵敗濠泣與訣婁曰不用吾言以至此尚何道投水死庶人既就擒見王湯明以葬婁爲囑居囹圄中每飯必別具饌祀之言及輒歎曰負此賢妃

二王孫

宸鐇之敗也以其孫奈材託僧大千者與俱亾即以家人子冒名奈材時年十七削髮走河南永寧之千山椒庵居焉更名正奉未幾大千死奈材爲

主僧所凌復走故縣鎮寓三官廟久之龕材憤懣不勝遂自詣官言狀乃送之慶府王厚遇之與鎮巡官皆以狀聞尋致京師寘籓府中舊人在浣衣局者已不能辨識法司會多官審訊龕材抗言曰我 高皇帝七代孫也不辱於齊民自歸君上於是 上念龕材雖不宥之例旣束身歸命姑從輕送鳳陽高牆安置

宸濠世子外不請名蓋有異志它日欲自賜名立嗣立國也故宮中止以行叙曰某哥某哥云旣敗

其弟三子尚幼投于水得浮木攀之爲漁家所收尋流落民間名曰朱學嘉靖十五年自言于霍丘縣送至京師照喬材例發高牆

兒人一律

二兒南宋劭濬之惡今古未有既被擒劭曰可得爲勸遠徙否濬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宸濠被擒見王陽明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人可乎大約兒人志圖富貴既敗猶望求生千古一律

宸濠之反以李士實爲太師配李韓公也以劉養正爲軍師配劉青田也與古之自比鄴矦諸葛者酷似

叛宗

宗人充灼代府和川府奉國將軍性淫縱日與里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爲大言以相炫燿惡少群而諛之曰妄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故稱將奉國將軍俊桐俊槃俊寀俊㮋中尉俊振充㷿充燉亦嗜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

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稱毛諸號每羣飲於
市使酒刃人不給則劫掠民間當道以共宗人也
啓 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罪 代王二十三
年知府劉永以憂歸灼輩禦之於門劫其裝攜校
以聞 詔奪祿由是益横日丈夫舉大事則富貴
由已而以掠數錢爲罪耶羣惡相和時有羅廷璽
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
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者尚漏未誅或
告灼曰羅廷璽有神術移天折地衛奉知虜中要

領有急可使於是灼使人召廷璽衛奉皆至與俊桐等歃血盟羅廷璽見灼僞大驚伏謁稱臣喧于衆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議遣奉使虜曰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衛令酋長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徐以兵下平陽自立爲帝既又曰必知諸處芻塲使兵馬不易集我衆事可爲全遂遣衛奉齎金帛使虜里中諸惡少因以火箭燔芻塲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

諸匆塲同日火先是總督翁萬達以大同素反側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恭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願有謁及問曰大同宗人可慮也問其詳不對督府揚言曰生狂妄語耳既而至鎮城私與巡撫詹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搖令反側子帖席一有所問則吹唝矣惟靜定以計擒之督府曰吾意也夫鎮兵遁感　國恩吾輩又曰敎閱撫循之可用也即宗人有草澤謀易與耳但當慮其走北于是召總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

則豈無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私人容布之境上而但求捕於案牘叱咤之間悞矣乃懸賞曰得虜牒或私出塞者賞百金不三日而詰邊之令徧矣時衛奉輩自虜中返語灼曰巳見虜酋察罕兒令製旗往北兵至減下揭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大同爲縣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畀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往奉日當道何故詰邊灼曰六芻場同日火彼安得不詰邊

求奸細耶洪計遣行而令羅廷璽至汾州約王廷榮爲內應使潛爲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過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瞭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兩出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等至鎮河墩詰墩卒近出塞者曰昨有數人嘗未還現等私詢曰無遺人而日遣豈虜諜耶羣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未行即反接之得其旗表諸物于是總督萬達具論灼等反形已具無可矜疑近時虜患殊異昔時

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宸濠約為內應悖逆不臣使其謀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寘鐇之于寧夏宸濠之在江西也　詔械繫京師伏誅仍大中微備

歷代宗室

管蔡之叛譚者引殷之義士為比又謂周公假此題目除其兄此書生狂悖之譚不足論若西漢則莫甚於七國之變由漢高分封大奢醞釀所致然實漢高深謀遠慮自與磐石以定民志也晉之八

于互相魚肉自司馬懿反覆之報唐之永安王在
豎不足道求益靡靡無氣力堪作分外事甚覺安
靜我　太祖高皇帝分封諸王權勢隆重即漢高
遺意葉伯巨鄭士利二傳余有論著錄於後　文
皇以來嚴爲之禁略無變通致虞宗機窘中間有
材力請自效者一切禁止悍而不肖如充灼之類
至於謀叛文弱者僅僅托詞章詩酒自娛自來當
國者略不留意計惟張江陵以時以勢可任此事
亦止申條例一件申文定庚午以宗藩策士錄文

甥畫甚佳余時年已十四五讀而深喜之謂它日當國必見施行比文定謝政年八十余往賀問及因進曰吾師之文至今能頌之然首揆十餘年未見議及何耶文定失笑曰子可謂直窮到底者當日既做閣老忙忙過日那復想及提及此是真忘話更見文定踏實處若他人必有許多支吾言語且尷且怒矣

棐分教

公名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

於鄉黨入縣學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進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　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

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寛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陵剝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窮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興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内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假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

爲僣亂漢晉之轍可爲明鑒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忿憤況使吾見見之耶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

鄭秀才

公名士利字好義寧海人父邦彥字國昌好學彊記能文章四子士元士亨士利士貞士元字好仁剛直有才學洪武四年同知懷慶府時方役民運

鹽給軍獨藋之令軍自運有挾重臣勢來撓者卒不爲動人至今便之陞湖廣僉事盡出軍中所掠婦女歸其家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元以事忤御史臺㗇吏以此陷之繫獄　天子方怒甚以爲欺罔行省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方以諸生告於師侍其兄獨歎曰　上不知

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
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　詔
假公言私者治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
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
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爲誠欲
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
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
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縫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

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須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

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流泣數下其兒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巳喟然曰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事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其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朱史氏曰　高皇開創用法一主於嚴胡大海方治兵處州其子犯酒禁手刃之曰寧湖大海反吾號令不可違也蓋截斷如此而謂嘗之者有可幸禍之者有可全乎糧稅空印雖行之已久然　高

皇深惡舊習事無小大必經斷方與施行今未嘗
奉旨一發勢在必誅於是每歲用御史查刷其法
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永革當日上下相沿
之習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至分封之疏利
害明白誠爲正論然　高皇起徒步成混一精兵
良將滿天下偃之則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且爲
變故分隸諸王使之習兵盡其才以瘖聾奸人窺
伺之志卽如　文皇天表雄奇才幹超絕決非人
臣之相一恒人知之以　高皇神聖父子間周旋

且四十年豈不了了而付天下於偏項文弱之太孫何居特以倫序爲重氣運尚艱不得不盡人事之正以候天道之微故置　文皇於元之故都隱然與南並峙而　祖訓中明開訓兵待命剪除奸臣之語宛然　文皇遺囑上參氣數下度人事而中又卜之子孫遲回審固其慮長而其心則已苦矣乃居升之言既不足仰窺　聖意齊黃之議則又身在建文駁運中無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一番掃除天河地軸皆爲翻動而藩王之權以次漸

制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 高皇計算中意

聖心淵微上與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獨自逆睹豫有以待者夫漢高濶略年不甚永晚征黥布傷且困矣料身後事尚灼灼不爽而況 高皇度越千古為社稷蒼生計反奢於制而兆之衅乎總前後論之其初太寛勢也中乃稍密亦勢也今則錮之一區之中絕之四民之外國賦傾廩矣而庶宗不得宿飽玉牒充棟矣而宗子誰是維城 祖制然乎哉 祖制然乎哉

宗禁

親王不許出城　祖制原無此禁惟　國初事體

隆重凡出入必奏請并迎送先後亦　太祖自定

後仍之凡遷居省墓必奏　旨方行當事者不察

本末因之推及郡王將軍中尉以及庶宗而條例

中又有無故出城之語牢守不動此是何說今其

禁已開有登賢書者亦其勢不得不開也

湧幢小品卷之五　終